

## 三笠山紀行

杜莫持著一把砍柴的斧頭，走向場子中央，他頭上繫條包巾，飄飄然的哼著山地歌曲；而場子另一端出來一位矯健的青年，一手拿酒瓶，一手則握住番刀。他們是扮演兩個上山討生活的山胞，耐不住血氣方剛，酒助性亂，因一言不合而打將起來……。

滿天星辰是天然的佈景，山風由曠野吹過，呼呼地像是樂隊在伴奏；人群則如爭食的螞蟻，紛紛在廣場四周鑽動。三笠山為我們醫療隊此行的第二站，因為行期有限，每個部落我們只能走馬燈似的停留一天；為了收到最大的效果，每人都使出渾身解數來進行醫療工作。康樂活動同時也是我們任務的一環，在激昂的掌聲中，整個村子為之震撼；在大家的歡呼下，熱情在奔逐翻騰。

兩個漢子真刀實斧的揮舞著，凌厲招式中，蘊蘊著一股強壯原始的律動；他們風霜黝黑的臉龐滲出汗珠，地面上黃沙迷漫，微弱燈光襯托出幢幢跳躍的影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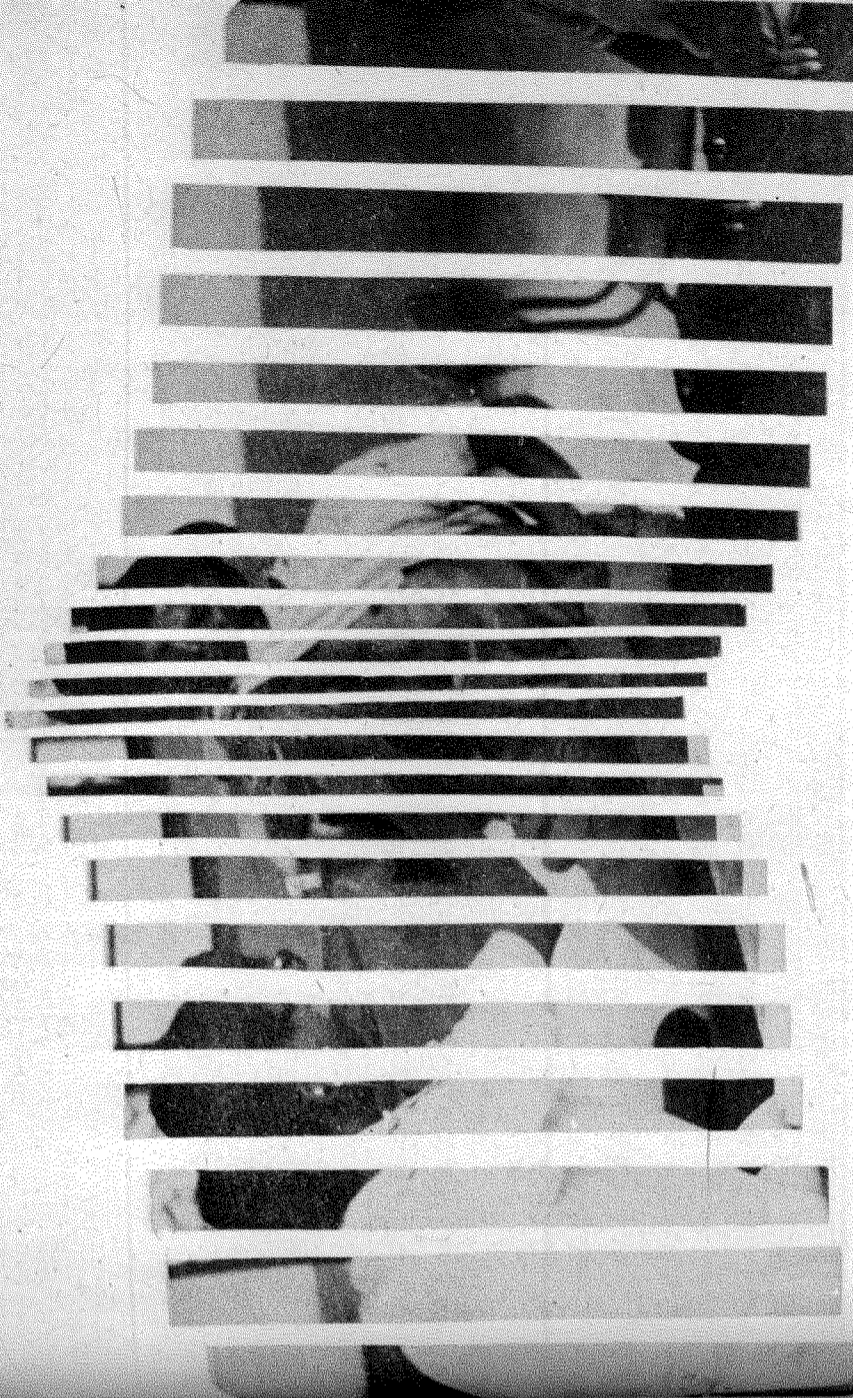
## 林貢虎 □□

突然，拿酒瓶的用力大吼一聲，他手上那把番刀揮起一彎帶光的圓弧，朝著杜莫砍劈過去。就在那圓弧揮起的同时，杜莫一個閃身，再橫腿一掃，拿酒瓶的踉蹌跌倒在地，卻順勢把酒瓶不偏不倚地打向杜莫額頭，但見玻璃碎片四處飛揚，人叢中發出一陣驚叫聲，而杜莫竟若無其事地向觀眾行鞠躬禮，告退下去。

幾位隊員一湧而上，檢拾地上的玻璃碎片。這是晚會所掀起的第一個高峰。夏夜在流螢的野草前催趕樹影，也驅走了我們一天的忙碌；興奮地欣賞這互古荒涼的情調，胸中塞滿了說不出的感慨之情……。

歲月無情的巨輪，轟轟然碾壓過去，把這些天性蓬勃的同胞可憐的一點幸福與平安，碾碎在世紀復世紀的貧窮，以及一代又一代外來的剝掠之下，使他們退居到雲深不知處的山林裡。面對茫茫霞霧，生命只是一堆暮色，飄蕩在漫山遍野之中。

幸好，大自然賦予他們表演的才華，在空虛之餘，仍能滋生一些自我安慰的生活情趣。



由費地生活中洗煉出來的表演，沒有一點造作，像這種逼真快捷的演出，除了在黃俊雄的布袋戲中可以看到外，打都市來的醫療隊員們，如今算是開了眼界。

提起高山同胞，我們曾由老祖父一輩的口耳中聽過一些似真似假的故事。在遙遠的時代，他們除了生性豪悍之外，便是嗜酒如命，傳說平地人只要用一瓶老酒，就可以換取他們辛苦得來的珍貴獵物。可是，據我們深入的了解，如今想從受過現代教育的年青山胞身上，找到當年他們祖先靡爛生活的一面，是不可能的。像剛才杜莫的表演，其情節只不過是一幕對往日生活的自我解嘲罷了。

光復以來，政府對山胞照顧有加，不但設有山地保護區，還有專責機構，年年花龐大的經費來輔導他們的生活。

現在，青翠的油桐帶來大把的財富，他們早已不用躲在又矮又黑的屋角裡了。但是，雲山阻隔，交通不便，又缺乏醫療設備，生病的山胞還是要蜷縮在床舖上，一方面埋怨疾病所加諸的折磨，一方面欣賞彩色電視機傳來的浮華世界；在幾許欣羨聲中，參雜著病痛的呻吟。

無處求診並不因此抹殺了他們的生機。當醫療隊帶來解脫病痛的信心，點燃起歡樂的引子時，生命便湧現著種種激情，昂奮得如同噴發的火山口，只待轟然一聲，便一瀉千里。



阿瑞的跳蚤功由台中帶到山上來，他身上那隻臭蟲也真是耍得，使他渾身難安，結果在場子中央猛抓，觀眾的掌聲愈大，臭蟲就咬得愈狠，而瑞仔更是搔得愈急。

頑皮的蘇里，他的手掌如同故事中緊握寶玉的那位孩童之手，在一場大病之後，幾年來過的全是「拳頭」生涯；可是他憨直的臉孔，一點也感覺不出「劍拔弩張」的樣子。由針灸中心來的姜醫師幫他用針灸解開後，蘇里便一直掛著快樂的笑容，他抓了一把手電筒權充照相機，跑到阿瑞前面猛照，然後叫「咔嚓」一聲，逗得全場捧腹大笑。

跳蚤最後跳到吉米身上。吉米是位漂亮的山地姑娘，暑假剛由玉里高中畢業，她穿著一件藍色上衣，配著泛白的牛仔褲，神態瀟灑地說：「現在山地正大刀推行消除髒亂運動，千萬不可被平地來的跳蚤所污染。」然後，俏皮地裝個動作把跳蚤踩死，改唱一首「高山青」。她優美的歌喉，唱得那麼悠揚、那麼自然，令人著迷、令人沈醉；偶而也配合著旋律，輕曳舞動，舞姿像夢影，又似一團火焰，而那青春的歌聲，更如同劍簇似的，深嵌在每個人心中，迴盪在腦海裡。

# 被夏

領隊馬主任的一闕平劇，唱楞了全場，浩瀾的天空爆出一陣集體的歡呼聲。就在同時，杜莫他們再度出場，兩人手拉手，一邊跟著步伐，一邊引吭高歌，聲音愈來愈響亮，情緒愈來愈熱烈，直唱得四周的人不自主地也跟著他們齊唱，伴著他們共舞。場內由兩人驟增為一條長龍，只要心窩裡熱就夠了！大家不會考慮嗓門是否太粗太濁，腳步是否太笨太重，一個波浪起伏著一個波浪，一個圈子又兜過一個圈子。此刻，天地間的一切，似乎又回到了太初混沌的景象，在一片原野山川中，人類奔放出原始的本性，由不得人不由人。

當妮娜颱風橫掃花東的次日，我們背負著滿筐離情，結束這為期一週的醫療服務；踩過泥濘的山路，踏上歸程。究竟在這短短的一星期內，我們提供了多少服務，這是無法評估的。如今我們回到學校，有些人則回到他們執業的醫院；也許過不了多久，忙碌的工作會使人淡忘一些瑣碎，然而在花蓮縣卓溪鄉的那一星期，必會長植在每個醫療隊員的記憶中，尤其是三笠山這個泰雅族的部落。

GIN. 1976. 3. 27.

